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目錄

劉從乂

大周廣慈禪院記

蘇禹珪

重修蒙山開化瑤巖閣記

馬去非

黎陽大岷山寺准勅不停廢記

田景儒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序

艾穎

請復入閣起居奏

張皓

藏冰賦

對去師之妻判

許遜

請停越局言事疏

扈載

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

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贈侍中景公

神道碑銘

并序

薛沖父

詳覆呂澄贓犯狀

麴勵

諫濫放囚徒疏

李潯

吳越故東海徐太夫人墓誌

杜良

唐文皇畫像記

王朴

奏進欽天厯表

詳定雅樂疏

平邊策

太清神鑑序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

劉從乂

從乂周顯德二年官節度掌書記試大理司直

大周廣慈禪院記

原夫了無相之因乃歸寂默現有爲之教卽示莊嚴攝闕

生浮想於是闕一無相而詮真諦以有爲而誘鈍根嗟乎

刳闕動地但漲情闕二負寃而不能堙苦海之波蟻有術

而不能闕以指迷津而闕一彼岸開惠日而破昏衢未廣

度於能仁應機誤闕隨業化緣質闕二難信之疑立像法

相沿之理不有開士孰匡闕故思遠禪師之經始也禪師

本王氏子回中人也道性元通闕調象馬能降隴闕一之

情體化蒲蘆盡作如來之種微言殆絕景行彌高扣闕無

階駕真乘而長往詳僧傳則於是乎在剏佛宮則可得而

言禪闕化南昌教闕三時洪州廉使侍中彭城公請住香

城禪院闕二紀有志四方乃振錫浮江闕一徒登路念

三輔五陵之豪族想規天矩地闕三思闕一驚峯遂歸闕

松柄未揮歸依者倚裳連袂而來擅施者接足駕肩而至

感優曇闕之良緣莫不童子標花神人獻柱兢施布金之

地關一投累壁之錢關材朽宅之頽基聳構正殿中蹲而

起長廊四注以雲舒蟾蠩納關葩於藻井文楣憐亂

畫拱攢羅達法堂以悟空設真教以陶智關定布經行之

地以豫遊無里閑之囂塵關二泉之爽氣聿成佛關我皇

祖在宥之二載也太尉袁公罷侍關玉節次宗結社潛懷

出俗之心靈運居官已熟生天之業拜封關榜以斯題遂

勅賜號廣慈禪院以廣關一慈關等苦節橫霜高名跨世

精進而身田自潤住持而眼界常空關而下蔭欲於寶刹

思勒貞珉託敘美於非才庶傳芳於不關存撫實之辭時

歲在單閼月旅季秋記

蘇禹珪

禹珪字元錫高密人以五經中第辟遼州倅歷青鄆從事
轉潞并管記累檢校至戶部郎中漢祖鎮并門奏爲兼判
及卽位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刑部尚書加右僕射集賢
殿大學士少主時轉左僕射入周守司空世宗嗣位封莒
國公顯德三年卒年六十二

重修蒙山開化瑤巖閣記

太原故郡大夏名封郊野列於參墟山川開於晉國俗通

馬首坐管羊腸稱號神京實爲樂土皇朝鳳舉三百年之
遺跡尚存聖祖龍飛一千載之耿光斯應士馬雄盛井邑
駢羅語之八都并爲最也而又俗敦釋教重二乘方便之
門人貴善根導五濁昏迷之性金繩寶樹雁塢蜂臺大有
莊嚴鉢光像法據傳記開化寺北齊文宣帝天保末年鑿
石通蹊依山刻像式揚震德用鎮乾方成招提之勝因侔
釋迦之真相人皆迴向時湊福田齊後主然油萬盆光照
宮內仁壽元年隋朝造大閣而庇尊像焉仍改爲淨明寺
洎唐高祖在藩邸時至此寺瞻禮回夜夢化佛滿空毫光

數丈登極之後復改爲開化寺後顯慶二年高宗駕至出
左右行藏資緡珎玉崇嚴飾之後會昌甲子歲勅廢大閣
露尊像雨滴風摧僅六十載化隨消長道有汚隆明矣乾
寧二年武皇虎踞并州龍潛晉水遙奉擎天之業克安在
鎬之君一境煙靜塵消不修闕二字千里民禱俗阜正樂豐
穰或乃治兵閒修講武上西山而指顧災北禮於慈悲痛
望真身而受霜露迺下令遣紂徒管内講化計口隨年錢
收數百千萬緡更有自施信財者不可勝計復造大閣焉
時也擇班輸之物已豐多斲徂徠之松材闕一字藏足旣當

農隙

闕一

乃興工

闕一

役者荷鍤如雲剡木者運斤震地

工無舍夜人不知勞自乙卯至己未首尾五年蓋成大閤

兼裝佛像厥功三十萬

闕一

所聚財盡矣莫不獸簇千楹

星攢萬拱攘題黹階

闕一

嶙峋薨宇齊平可下觀於岡

險

闕一

攔偃閤宜上摘於星辰仰之彌高觀之尤麗萬人

瞻仰樹福於茲至今五十載矣莫禁二鼠日月般而年代

移

闕一

從四蛇高閣隳而聖儀毀非國王大臣力其可再

修乎遇北平王鎮臨之五年也疆境乂安人民豐足衣錦

而彰七德玉帳論兵出籌而蘊六奇金臺禮士穉穉不舉

烽燧皆停暇日遊西山至開化寺焚香見閭宇傾欹佛像
崩闕乃言曰縱有僧洒掃供養豈令人喜瞻禮乎遂舍俸
錢重修薦之爰求郢匠俾聚材材功用具充役工畢至是
薦大閣五層一百三十間并添換瓦木文彩賁飾及閣內
尊像泐寺功德護法善神塗金彩畫大小咸具無不畢備
兼創造斗帳四間閣上二十四牕竹網特蓋行牆五間并
諸殿宇一新其舊及置閣上麻網一十五扇蓋將已俸不
撓民財況日給於米鹽更時頒於賞勞百工無怠衆役惟
勤踰時而畢重新鹿苑載耀雞園視高閣於凌雲悉施藻

績變睟顏於淨域別顯相儀浮柱霞棲偃

闕一

而生玉葉

飛梁虹指岵嶸而在金田美哉輪焉煥乎盛矣四人依仰
二衆焚修實資奉福之因允叶募緣之果王眎其功畢大
會沙門慶讚而雷殷梵音供養而雲籠香燄成茲勝槩乃
樹貞珉撰記仁祠覲顏主擇禹珪謬塵郗桂獲廁庾蓬隨
簪玳以履珠忽承明命則援毫而滌硯須杼謏聞非敢虛
詞止書實錄庶貽後代以紀芳猷大晉開運二年七月十

三日記

馬去非

去非周顯德五年官義成軍節度掌書記

黎陽大岨山寺准勅不停廢記

大岨山者上摩乾象下壓坤牛左巨浸而右太行誠爲壯觀南夷門而北大魏最擅繁華遐重昔人能擢勝境以茲山之足爲佛足矣以茲山之頂爲佛頂焉寺內有缺

闕一字

碑銘載相續日月儼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首蔕連珠肩

隈合璧或孤鴻夜至移雁塢而自

闕一字

方六出朝飛拔雪

山而歸此處神功捧護巨靈措手以難開佛力昭彰秦后著鞭而不動傍臨迴漢顯超岸於當時俯瞰危峯類投崖

於今日不待龍吟深谷我有法雨而濟陳根何須虎嘯深
崖我有惠風而吹昏垢潛施殊福溥及羣生雖日用不知
且人何以鄙今皇帝均臨區宇子視黎元慮一夫不耕天
下有餒者一婦不織天下有寒者向乃頒行天命條貫僧
居有勅額者存無勅額者廢非輕釋氏用誠游民勞哲后
以去華使空王之保大茲寺也詢諸耆老唯曰大坯蓋前
古之寺名非近年之勅額如斯數列胡免廢停我主公都
尉指命僧徒繕錄銘記閱其狀跡頗厯光陰遽爲秦陳卻
獲仍舊寺主僧從超住持甚久焚禮甚精初議毀除鬱有

白氈之歎及聞存惜爲刊黃絹之辭去非碑謝洩難文慚
吐鳳旣高僧之固請乃下筆以直書庶紀厥由終無革故
時大周顯德五年

田景儒

景儒周顯德時陝州夏縣人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序

伏以景儒等生居塵網長在牢籠汨沒愛河豈有涯

闕二字

身是幻假四大以成形悟性空時莫不憑善道如電露似

石火而難停若

闕二字

坊衆

闕一字

等

闕十六字

不悟以去逞津梁

無准景儒等自闕一年前遂見當院精藍寶地是皈依作

福之田結闕一善緣乃為眾會名羅漢邑闕一景儒等遂

又不改善果真誠年五十敬造尊勝陀羅尼經幢一尊奉

供闕二圓就所修上善功德各各闕一備早立勝緣已俟

他歲畧述其宗不可具載奉為國皇萬闕一歲帝祚遐昌

文武官僚常居祿位闕一祈闕一坊表幼永保清貞過去

未亡俱登清淨之境一切時闕一沾闕一利闕一

艾穎

穎周顯德二年官左散騎常侍

請復入閣起居奏

近制一月兩度入閣五日一度起居近年以來入閣多廢每遇朔望不面天顏臣請命後朔望入閣卽從常禮如不入閣卽請朔望日起居冀面聖顏以伸誠敬

張皓

皓周顯德二年官御厨副使

藏冰賦

以堅明潔
鏡爲韻

國之造物時惟用天履在歲之窮紀知層冰之腹堅可以備用凌人主焉利秬黍以爲薦率司寒而是先於是入坎

窳踰崢嶸乍逼側以經險復超超而不征爽氣旁達凝陰
上清始戔戔而不見遽沖沖而有聲是伐是取登乎上京
候朝風而益壯對夜月而俱明崇凌旣啓陰井方滌含聲
色而轉深拂霜威而逾潔不剝不剝如磋如切掩下方以
涸沍匪上騰之發泄方見象於爲寒且多驚於內熱顧惟
不佞括結成性彼蓄物以俟用亦何異乎藏冰將有冒於
嚴凝豈見遺於水鏡

對去師之妻判

甲受業於乙乃去乙之妻同門以爲失弟子之

禮郡欲科罪甲云行古之道也所由不能定

學以居士人斯守業曾射御之必習在師資而有敬甲性
匪生知才殊特達將祈代耕之祿式執樞衣之訓旣而請
益不倦寧止於五經廣業惟勤實包乎六藝庶將貽厥小
學冀亦臻夫大成判孔氏之四科登周官之一命且猶父
之禮義固非經從夫而尊敬亦宜廣厥妻雖忘於母訓惟
乙且豫於人師縱鄰樹以致嫌匪門生之或譴何乃窺其
家室專務去彼遂使老萊之婦坐失齊眉之歡買臣之妻
終成反目之恨況人實有偶甲則無良訐以爲直嘗聞君

子之惡犯而不隱乃昧事師之迹失禮之告誠爲有孚行古之道未知其可

許遜

遜周顯德二年官祕書少監貶蔡州別駕清泰二年爲右拾遺

請停越局言事疏

臣見上封事者多不關時政得失或以事不合已或有位未及人但欲虛鼓聲名妄邀抽擢全非切當空事游詞數件之中無一可取不惟熒惑聖聽兼屬侮慢朝綱今後請

除兩省官合上封事者其別班除論本司公事外請准太和二年勅輪轉待制給事合司封奏大凡食祿之道本在致君不可獨善一身歸惡萬乘惜暫時之逆耳貽他日之痛心事切三思理實不可其切要言者或居上情耽酒色志好畋遊言動稍乖理須論諍職司其事合在諫官況陛下嗣位已來憂勤庶政鮮有過誤無可陳論朝廷班外之宜職在御史臺如有愆違御史彈糾其餘鞫獄自有法司事若有違他自論奏此外越局言事並望寢停

龜載

戴字仲熙北燕人周廣順初舉進士授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卒年三十六歲

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

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贈侍中景公

神道碑銘

并序

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奢龍祝融能辨方域以制區夏帝嬀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能典禮樂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道

闕五字

焉三政嗣興圖史寢盛彌綸輔

翊代有其人皆金冊丹書絢繪功業垂其訓聚而爲墳典

形其美流而爲歌頌陋篆籀之質略我則潤之以

闕五之字

淪朽我則鏤之以貞珉銘以紀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燦

然可觀者其惟神道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

範

闕四字

皇朝元佐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

第天子廢視朝軫殲奪之令制贈侍中遣使贈奠飾終之

典優而厚詔詞臣

闕一字

文

闕一字

炎盛矣

闕三字

孔惺彝鼎不

出廟門杜預豐碑空沉漢水始自矜於名氏誠未顯於家

邦與夫輝煌帝恩導揚休烈

闕八字

者可同日而語也

闕四字

綸言直而敘之用不顯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先出於

芊姓從楚王於夢澤差闕一侍臣畫漢闕一於雲臺丹推

名將濟美垂闕六生偉人惟周之輔長山之下溜濬爲川

地勝氣清惟公故里夫嘉邈絕世高卧於是者足以闕一

顥氣而爲闕七生於是者足以闕三而爲世傑故公之先

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閏皆貞晦不仕

介享天爵而巢許闕十仲曰篆公闕四世闕二聿登相位

而申甫之祥著矣昔者聖人之教天下也本之以仁義制

之以經籍是謂人文是謂人闕六以闕一開物成務者闕四

字所于此闕二以公輔之位必由稽古升廊廟之才必以

經術顯而公以明經擢第於春官氏則賢哲之闕六爲吏

於青陽闕十掾於高密郡秩滿而闕一授范縣令大鵬之

翼鍛北溟以未舒蟄雷之聲殷南山而不起然則闕七于

之闕十通人之才變而順則方圓之量不能局故公之佐

縣政也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書也人謂其闕八邑恪闕一

字以闕八使闕一政闕一而從之者則人謂其賢且能矣

粵若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屯而勃起闕十

礪溪闕一璜闕七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

字

於漢室爲北藩於魏邦初筵旣開得賢斯盛於是我公闕九

字而君臣之闕九龍飛在天躬載曜靈至於霄極之闕二

皇建肇建制以公爲秋曹郎進階至朝散大夫而闕九萬

二字闕十之樞惟聖人執左契臨萬邦經久制大命日政之機

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重矣而公闕九忠而賢闕十

公爲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夫充職今皇

帝嗣位之始登用舊臣而并人乘我大喪擁衆南寇親征

之舉迅若奔雷分命大臣保釐闕七於公仍拜貳卿闕九

振帝伐張黃鉞白旄殪羣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清蹕以

言旋大祿既已平九服又已定

闕四

時惟輔臣而公昌言

可

闕十

聖謨碩望可以鎮流俗爰立之命帝心允孚六府

肇修兵賦充大邦之調用

闕五

公自立不回信而有守

闕十

字

哉大運逢時洪鈞在手資忠孝於君父享富貴之崇高

而盡瘁之勞因成恙疾封章累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

闕一

字

闕七

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

今何及見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聚屢絕哀與性

盡卧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二

闕二

觀夫公之行事則其道

也淳而粹充充焉無能稱其言也直而肆審審焉無所忌

耿介以自安勁直以自闕一故其仕也闕一一命之卑闕一

字三無悔吝古人之操何以尚也秉筆者得無愧於

詞矣許國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儼信等闕三靈闕一

光闕二字二烝嘗翼翼賢人闕九字九子事終之禮佳城閉日長楸

萼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

長山滄滄淄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魂遊

舊鄉其高山兮峩峩逝水兮驚波闕一而闕一死闕十其

山有頽坂水有高岸人何世而弗新善有名兮獨遠猗歟

公兮時用丕顯其三

薛冲乂

冲乂周世宗朝以左散騎常侍爲工部侍郎

詳覆呂澄贓犯狀

呂澄贓賂事發因鎮將上論乞取之贓又無文簿鎮將遍下鄉村勘問又無人戶姓名積數雖多未嘗正格量其情狀難追刑章

勸勵

勵開封人周顯德元年官侍御史知雜事入宋遷尚書膳部員外郎廣南轉運使

諫濫放囚徒疏

竊見潁州爲天中節放見禁罪人伏以祝萬壽之延洪但
要齋心潔懇臨一州之生聚當思共理分憂且見禁罪人
或干格法或因劫盜或是爭論各有科條須分曲直若負
罪者獲免卽銜冤者莫伸此時不有發明諸處便成流例
直恐每逢慶節擅放縲徒豈止惠姦深爲長惡望行止絕
免紊章程

李潯

潯周顯德時人

吳越故東海徐太夫人墓誌

夫月滿則虧日平則昃盛衰之道古今而同也其有秀而不實者得無痛乎夫人徐氏其先東海人也粵以元元降聖盤條仙樹之端洎唐后啓圖析派天潢之側龍飛鳳翥殷鼎闕闕壇閥閼勲賢無出其右官諱訶任省營田隊夫人媼渤海闕吳皓僕射闕宣賜褐裳之管轄營田隊務文華擅美器宇宏深夙嫻闕悌之規抗見熹之色百行之美實無闕焉悲娶闕二一卒九乎三紀何期隙駟難追游波莫過享年五十有六偶暫攝調闕三於顯德三年歲在丙辰

九月庚寅朔五日甲

闕

寢疾殞於吳縣令德鄉之私第也

闕二

夫人有子六人長曰承嗣

効

闕

衙內直番隊充副將

次曰承寵係營田甲將次承鄴營田副將次五兒滿兒淡
幼稚未効職員有女三人長曰十八娘聘於金氏次曰十
九娘在室未從伉儷次廿娘捨棄俗華以投金地於福田
寺慕貞堅守緇門精專戒行子聳一人金氏宏綰新婦二
人長曰沈氏次曰曹氏嗚呼封樹告期龜莢叶告以十月
庚申十四日癸酉窆於吳縣胥鄉臺尚書里闔閭城西去
祔五十餘里先祖塋之側禮也特恐天地長久陵谷變遷

令嗣號訴願勒貞石以誌於墓潯忝獲知音得不涕泗揮毫敘錄其實而爲之銘曰

委質荒漢凝神上仙遶遶二界茫茫九泉遠岫烟暝高空月懸聲沉永矣松檟蕭然

杜良

良周顯德時人

唐文皇畫像記

太宗已定天下而高祖已登九五矣太宗於閭閻疾癘干戈勤勞且盡知之於仁義之治興大平極治之功容或有

未究焉耳既作文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紬繹薰陶耳目者莫非帝王之事彼十八登瀛人必曰爲如是事而治爲如是事而亂以太宗之明刻記於心肯圖衰亂乎一意於求治而已仁鑪義鞴道薪德火日往月來就聖神之模其爲宗廟社稷生靈者炳焉與三代無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高以降莫之與敵十八人之力也

王朴

朴字文伯東平人漢乾祐中舉進士授校書郎周顯德初累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三年征淮以爲東京副

畱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檢校太保四年
再征淮兼東京畱守六年卒年四十五贈侍中

奏進欽天厯表

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人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
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
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
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
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授其時
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爲必從其日月六籍宗之爲

大典百王執之爲要道是以聖人受命必治厯數故得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自唐而下凡厯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厯數汨陳而已矣今陛下順攷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以臣薄游曲藝常涉舊史遂降述作之命俾究迎推之要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朧朧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攷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

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則陰陽之數合七十
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得期之數
過者謂之氣盈不及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
所謂包象矣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也常用之法也
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
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歷
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
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
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月日五星合在子正之

宿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之植圭於陽城者
以其近洛故也蓋尚嫌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
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國北距橫野軍中得浚儀之岳
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皇家建國定都于梁今樹圭置箭
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
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
先中而朔自古朏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厯既有前次
而又衰稍不論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厯則疎
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朏朒隨厯校定日躔朏朒臨用加減

所得者入厯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限逐限損益衰稍有倫腠胸之法可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絃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赤道極遠二十四度當與赤道交則其勢斜當去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黃道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

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
故較去二至二分遠近以攷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
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空有祖述之文全無推步之
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用九道盡七十
二道而復使日月二軌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
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
而畱自古諸厯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
便畱自畱而退唯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厯之數皆
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定逐日行分積逐日行分積以爲

變段于是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畱自畱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厯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其理有異焉今以日月經度之大小較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乃以一篇步日一篇步月一篇步星

案以下脫一篇步發斂五字下云以卦候沒滅爲之

下篇者言爲步發斂之下篇歐陽史約其文以卦候沒滅稱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是也

爲之下篇都四篇爲厯經一卷厯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

年七政細行厯一卷臣檢討先代圖籍今古厯書皆無蝕
神首尾之文蓋天竺胡僧之妖說也近自司天卜祝小術
不能舉其大體遂爲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于是
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便言厯者有九道以
爲注厯之恒式今並削而去之昔在唐堯欽若昊天陛下
親降聖謨攷厯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其厯謹以顯德
欽天爲名天道元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但竭兩端以奉明
詔疎畧乖謬甘俟罪戾

詳定雅樂疏

夫樂作于人心成聲于物聲氣旣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鐘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鄴興之人亡而政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鐘蓋不用故也唐

太宗復古道乃用祖孝孫張文收攷正雅樂而旋宮八十
四調復見于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安史之亂京都爲墟
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
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
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案周官考工記之文鑄罍鐘十二
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
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朱梁後唐厯晉與漢
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以至於十二罍鐘不問聲律
宮商但循還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

聲作黃鐘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代之風臨視樂懸親自攷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以臣嘗學律厯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以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加黃鐘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林

鐘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鐘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鐘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鐘之清聲十二律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

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
曲由之出焉伏以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
未詳悉望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校其得失然後依調制
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黃鐘之
宮今詳其音數內三曲卽是黃鐘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
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于用曲多與禮
文相違旣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懵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
亦望集多聞知禮文者上本古曲下順常道定其義理於
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

制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黃鐘管所作律準謹同上進

平邊策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奸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說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

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

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皆國家之所有也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則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捲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

之

太清神鑑序

至神無體妙萬物以爲體至道無方鼓萬物以爲用故渾
淪未判一氣湛然太極纔分三才備位是以陰陽無私順
萬物之理以生之天地無爲輔萬物之性以成之夫人生
居天地之中雖稟五行之英爲萬物之秀者其形未兆其
體未分卽夙具其美惡蘊其吉凶故其生也天地豈容巧
於其間哉莫非順其世循其理輔其自然而已故夙積其
善則賦其形美而畀福祿素積其惡則流其質凶而處天

賤此其灼然可知其確然不易也是以古之賢聖察其人
則觀其形觀其形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盡知其心知其心
則知其道觀形則善惡分識性則吉凶著且伏羲日角黃
帝龍顏舜目重瞳文王四乳斯皆古之瑞相見之間降之
聖人也其諸賢愚修短猶之指掌微毫絲末豈得逃乎故
相論形神之術自此而興焉其來極多其論至冗許負袁
天綱陶隱居李淳風之後不可勝計然皆窮幽探蹟得之
至妙其或紊亂所說或異或同至使學者不能貫於一致
余自穉歲潛心於此考古驗今無不徵效遂特離林屋洞

下山三載徧搜古今考之極元者集成一家之書目之曰
太清神鑑以其至大至明形無不鑑至清至瑩象無不分
然未足奪天地賦形之機亦可盡人之性情耳謹序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一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孫忌

佛窟寺碑

劉崇遠

金華子新編序

新開宴石山記

師頌

宿伯曾點贊

李穀

請以政事封付史官疏

趙遠

請超選朝官能活冤獄奏

李濤

顏噲贊

顏衍

請定内外官制

劇可久

請改定推勘盜賊奏

請賞罰理刑等官疏

許中孚

勅畱啟母少姨廟記

李澣

謝周太祖賜詔書

陳陰事奏

與兄濤言契丹述律事書

王易簡

請頒示文解板樣奏

漸治論

張鑄

請災異依故事奏

請省新戶科徭奏

邊歸讜

請禁使臣騷擾館驛奏

請諸道舉精加考試不得濫送奏

請禁無名文書疏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一

孫忌

忌本名鳳一名晟高密人少爲道士謁後唐莊宗於鎮州授祕書省著作佐郎天成初朱守殷叛忌爲幕客贊成其事朱氏誅匿跡入淮吳人以僞官授之周顯德三年署僞司空奉貢行在以所言失實收下獄誅之

佛窟寺碑

是山也兩峯連峙狀似牛頭昔天紀之初西峯圯裂中有比丘閉目跌坐軀貌偉大形質枯槁時諸沙門皆往禮拜

議曰得非道者入滅定耶於是灌蘇油以滋澤擊槌磬而
驚悟豁然開目高視曰汝等何人形狀卑小而披法服沙
門曰比丘也又問曰我師迦葉在否對曰入涅槃矣良久
起昇虛空

劉崇遠

崇遠仕南唐官大理司直著有金華子新編三卷

金華子新編序

金華子者河南劉生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釋羈勒於放牧
間讀其書想其人恍若遊於金華之境因自號焉生自童

蒙歲便解愛人博學暨乎鬢髮焦禿而無所成名凡爲文章畧知宗旨最嗜吟咏而所得亦不出流輩年逾壯室方莅官於畿甸繼宰二邑共換二十餘寒暑唯知趑趄畏愼不能磊落經濟罷秩歸京得畱綴班家貧窶在闕三四年甚窘困稍暇猶綴吟不困倦縱情任興一聯一句亦時有合於清奇顧於食玉燃桂不無撓懷纔緩紆斯須則嘯傲自若或遇盛友良會聞人語話及興亡理亂猶耳聰意悅未嘗不周旋觀察冀或湊會警戒庶幾助於理道者必慷慨反復至於逾晷不息時皇上憂勤大寶宵衣旰食致治

之切無愧前代命有司張皇公道掄擇材雋科第取士鬱
然反古時有以春闈策問舉子對義見示者覩強國富民
之論今古得失之理則愧惕雀息往往汗流何者以坐遇
明盛時而抱名稱不聞於世何疾復甚於斯矣因念爲童
時侍立長者左右或於冬宵漏永秋階月瑩尊年省睡率
皆話舊時經由多至深夜不寐始則承平事實矣爰及亂
離於故基跡或歎或泣悽咽僕隸自念髫髻之後甚能記
聽今雖稚齒變老耄亡失憶十可一二猶存乎心耳并成
人宦遊之後其間耳目諳詳公私變易知聞傳載可繫鉛

槩者漸恐年代寢遠知者已疎更慮積新沉故遺絕堪惜
宜編序者卽隨而釋之云爾

新開宴石山記

蓋聞住非聲而去非色無滅無生視不見而聽不聞而

闕一

字有闕二

三空俄顯一德爰彰善念必通勤行可學明明

宗旨厯厯程途實有路以堪躋

闕二字

門而可入自是心源

不透智筏未征達彼岸以何由湊元關而莫迨崇遠自親

禁掖厚忝渥恩凡覩靈蹤悉虔俗志冀精勤於一善上報

答於九重宴石山者在白州博白縣之西鄉與馬門灘伏

波公之祠鄰近圖經云昔有神人稱陳越王今有古宮基

址見在廉州合浦

闕三字

曾宴於此山故以爲名焉其山也

西枕清波南連翠

闕一字

曉則輕雲簇白晝則遠樹攢青石

罇泉噴點點而斜飛皓雪

闕二字

花秀葦葦而密綴紅

闕一字

左紆右迴前龜後鶴蔬足菓足松寒竹寒昔曾有人臨水

闕二字

作佛像約高五丈餘未窮其年代者矣

闕一字

有壬向

石室一所唐咸通中高祖座

闕一字

統十道兵師禦八蠻疆

境經行之際於此

闕一字

塑造佛像今以

闕二字

崇遠因監製

運遂切經營乃命良工闢爲精舍一山迥矗兩室相鄰

闕一字

字是以黑金鑄釋迦瑞像設於東室又鑄釋迦牟尼佛一

座兼別鑄五百阿羅漢

闕二字

羅漢設於西室其次有石引

廊齋堂僧房等在於室外請僧師肇道志惟敏惟忠住持

焚修

闕一字

則飛章聞奏皇澤爰頒賜額號於

闕二字

今爲覺

果之禪院

闕一字

謂覺乃大覺之

闕一字

果乃勝果之門覺與

果齊果因覺集

闕三字

外天鑒洞臨致去石嵐永爲勝地又

別有東峯石山一座中有東西南北四室巍峨若畫礪碗

如鐫直疑乎造化剡開又恐是神仙斲出多景多致惟煙

惟霞亦以黑金鑄玉皇道君老君天地水三官並塑左空

右元真人玉童玉女左右龍虎君元中大法師設於室內
卓爾威儀森然侍衛請道士廖德崇劉守清盧守和等別
建道院住持焚修以乾和十五年丁巳歲八月二十三日
起建迄於大寶元年戊午歲十二月二十七日畢功建置
道場設齋慶讚訖莫不青蓮金柱如忉利以初來錦舌蒼
肝似藥珠而乍降繇是命乎緇侶招彼羽人金鑪曉炷以
粉醞銀炬宵燃而炫耀用全因果上贊休明闕一來四海
之朝宗盡類衆星而拱極功旣畢矣願且周焉可以齊嵩
華之堅可以並江河之永靈基勝跡萬古千秋時大漢大

寶二年太歲己未九月癸卯朔二十四日丙寅記

師頌

頌大名內黃人少篤學與弟頌齊名五代末官祕書省著作佐郎

宿伯曾點贊

百行之本教學以慈曾氏有子其殆庶幾倚門而歌季孫受嗤舞雩詠道聖人稱之

李穀

穀字惟珍潁州汝陰人舉進士連辟華泰二州從事晉天

福中累擢樞密直學士加給事中改三司副使開運二年
出爲磁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契丹入汴署給事中漢
初拜左散騎常侍遷工部侍郎周廣順初加戶部侍郎拜
中書侍郎平章事顯德初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進位
司空門下侍郎四年罷相守司空恭帝卽位加開府儀同
三司進封趙國公入宋建隆元年卒

請以政事封付史官疏

竊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獻替之謀皆須備載家國
安危之道得以直書歷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起

居注創於累朝輔相經綸則時政記興於前代然後採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聞見之間須有來處紀錄之際得以審詳今之左右起居郎卽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於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修日厯旋送史官以備纂修及近朝此事皆廢史官惟憑百司報狀館司但取兩省制書此外雖有訪聞例非端的伏自先皇帝創開昌運及皇帝陛下繼嗣丕基其聖德武功神謀睿畧而皆萬幾宥密丹禁深嚴非外臣之所知豈庶僚之可訪此後欲望以諮詢

之事裁制之規則命近臣旋具抄錄每當修撰日厯卽令封副史臣庶國事無漏畧之文職業免疎遺之咎

趙遠

遠字上交范陽人避漢祖諱以字行仕後唐厯涇秦二鎮節度判官晉初召爲左司郎中累遷刑部侍郎轉戶部侍郎拜御史中丞契丹入汴立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爲帝以遠爲右丞相漢祖卽位授檢校禮部尚書太僕卿遷祕書監周廣順初拜禮部侍郎轉戶部改太子詹事顯德初遷賓客二年拜吏部侍郎尋免官入宋建隆二年卒

請超選朝官能活冤獄奏

臣伏覩長興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勅州縣官在任日有覆推刑獄公事雪得冤獄活人性命者准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南郊赦書節文便許非時參選特與超資注官仍賜章服者宜令諸道州府凡有雪活冤獄州縣官等依元勅點簡給付公憑本官自齎赴刑部投狀委刑部據狀追取本道雪活公案參驗如事理合得元勅便仰給付優牒此蓋道宏激勸務絕罔欺在酬獎以甚優期刑殺而無濫臣詳元勅只言州縣官員所許加恩未該內外職掌臣又

詳前後請給優牒人等文案若繫雪冤屈本道尋合奏聞
例過五年十月本人方來論請須卻尋追文案勞擾公方
於事難明於理未當伏惟皇帝陛下體堯仁而御寓敷舜
德以臨民大闡化條克修刑政旁詢闕典用整宏綱功必
賞而罪必誅善者進而能者勸起今後但能雪活冤獄不
限在朝職司亦乞量加旌賞應關諸道州縣官員雪活冤
獄不虛委逐處長吏抄畧指實案節先具奏聞所付本人
憑由官滿到京便於刑部投狀不得隔越年歲方可論訴
功勞庶內外以皆同使期程而有守廣亭毒好生之道盡

高低察獄之明者

李濤

濤字信臣京兆萬年人仕梁補河陽令後唐天成初舉進士甲科累遷起居舍人入晉歷中書舍人漢祖入汴爲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隱帝卽位罷相周初起爲太子賓客歷刑部戶部二尚書恭帝卽位封莒國公入宋建隆二年卒

顏噲贊

顏氏之族咸爲子弟亞聖次之升堂者矣學無不通道無

不備昔稱賢達今列圖史

顏衍

衍字祖德兗州曲阜人梁龍德中擢第官臨濟令後唐長興初召拜太常博士入晉累拜御史中丞改戶部侍郎周廣順初爲尚書右丞充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罷守兵部侍郎顯德初以工部尚書致仕入宋建隆三年卒

請定内外官制

纔除御史者旋授外藩賓佐復有以私故細事求假外拜州郡無參謁之儀出入失風憲之體漸恐四方得以輕易

百辟無所準繩請自今藩鎮幕僚勿得任臺官雖親王宰相出鎮亦不得奏充賓佐非奉制勘事勿得出京自餘不令出釐雜務

劇可久

可久字尚賢涿州范陽人仕後唐累遷著作郎入晉厯大理卿周廣順初改太僕卿分司西京顯德五年復拜大理卿入宋建隆三年卒

請改定推勘盜賊奏

開成格應盜賊須得本賊然後科決如有推勘因而致死

者以故殺罪論臣詳此理未便且云無持賊待捕之賊或偷生隱諱所司又須訊拷死反償命實恐惠姦起今後如因而致死者如無故則請減一等別增患病而死者從辜限正賊減本罪五等

請賞罰理刑等官疏

臣曾披法律深究臧否州縣令律之中具存條格軍鎮案推之吏未載明文事若不均何以示勸其三京軍巡使諸州府馬步都虞候有精於推劾雪活冤濫者請量事超擢如按鞠偏私故入人罪者亦刑之無赦

許中孚

中孚周顯德時鄉貢進士

勅畱啟母少姨廟記

宗周嗣位之二葉也命授神宗德符昊穹寢被武功復乎
淳風皇聲於是遐通車書以之混同異域咸賓遠邛格白
環之贄嘉祥自北阿閣巢丹穴之禽曷覆燾之洪均致蒸
黎之雍穆古由今也不其偉歟時有縣尹外郎彭城劉公
名渙字廣澤故丞相譙國公之元子也鼎鼐名家公台令
族奇姿碩德爲時所稱莫不宏其學以開之高其才以文

之崇其禮以節之敦其信以成之卧錦爲郎立事於文昌
宮裏握簡就列馳芳於建禮門中泊以清白不容權政所
忌賈誼賢而見謫屈平忠而自遷諒州縣之徒勞實銅墨
之非貴有以見拘驥驟之足淹社稷之才也先蒞伊陽次
宰斯邑未嘗不稽力任以資賦庾敷德惠以董逋逃除暴
慢以恤惇黎示好惡以平獄訟下車而民受其賜恤事而
吏伏其明三年之政化大行百里之煩苛盡去屬我皇帝
翼翼萬機孜孜庶政爲下民之革弊慮昏厲之作災用止
訛風乃頒明詔日當聰明正直以福及人者則可以靡息

宗禋或妖回魑魅以禍苟人者則可以特加翦伐式絕淫
祀永作恒規粵是邑皇甫村有古祠者卽啟母少姨之神
也夫勝事芳猷神通靈應備於嵩少二室本廟碑表載之
也斯不復書又有濟瀆神宇一所祔焉誠彩仗之行宮復
雲駕之別館樂廬穹崇而特立丹雘照灼以相鮮杳邈虹
梁聳若龍驤之狀徘徊雉堞高侔矢立之形風來而蕙帳
香生雨霽而晴軒翠滿巋然妙績迴跨神皋輪焉與焉不
可得而論也廟貌嚴肅明靈暗通望之者敬由是興祈之
者福由是集稻梁黍稷春秋而遂布時羞絲竹陶匏庭砌

而遠陳商角是得歲時序風雨順生植暢田疇開人獲困
阜之豐里有謳謠之韻以作景福以助太和猗歟人之禱
既如斯神之應又如此於是下以利之事達於上上以畱
之義令於下班基且廓魯壤弗加等靈光之獨存同甘泉
之但闢獲永薦奠得壯祠宮潔以祈恩馳特性而可進固
夫層構任迅景以頻移邑人牛敬贊等欲示後生宜刊貞
石乃爲見託俾述斯文中孚學不逮於古人詞莫窮於前
事徒抽馬卿之思強濡王粲之豪豈敢繁言庶存實錄時
顯德五年歲在戊午七月十二日記

李澣

澣字日新仕後唐厯集賢校理入晉累遷中書舍人契丹入汴陷塞北宋建隆三年卒於契丹

謝周太祖賜詔書

田重霸至伏蒙聖慈特頒明詔降日中之文字慰天外之流離別述宸慈俾傳家信如見骨肉倍感君親

陳陰事奏

昨田重霸至爲無與蕭海真詔勅祇有兄濤家書不敢將出方欲遣田重霸卻回至五月四日海真差中門使趙佩

傳語臣云昨據差人齎絹書上南朝皇帝請發兵來兼取得姚漢英等奏狀所貴聽信其絹文印押了未封被趙佩懷內遺失交下憂怕不知所爲臣旣認實心遂喚趙佩通事李解里來呈與書詔當時聞於海真極喜引臣竊謝尋喚重霸於私宅相見至五月二十六日又喚重霸於衙內一宿今月四日令趙佩將銀十兩令與重霸兼傳語與臣云我心如鐵石令此人且迴諸事宿時說與一一已令口奏候南朝有文字來則別差人去今因奏陳皆據目前所得至於機事兵勢權謀非臣愚爲敢陳鄙款伏乞妙延良

弼周訪嘉謀斷於宸衷用叶廟勝

與兄濤言契丹述律事書

今王驕騃唯好擊鞠耽於內寵固無四方之志觀其事勢不同已前親密貴臣尚懷異志卽微弱可知不敢備奏一則煩文一則恐涉爲身計大好乘其亂弱之時計亦易和若辦得來討唯速若且和亦唯速將來必不能力爲可東也

王易簡

易簡字國寶京兆萬年人梁乾化中進士歷鄧州節度推

金史卷之二十一
官入後唐累遷中書舍人晉初判宏文館史館事拜御史
中丞周廣順初遷禮部尚書改刑部顯德四年以太子少
保致仕入宋建隆四年卒

請頒示文解板樣奏

伏以選門格勅條件具存藩府官僚該詳蓋寡所以凡給
文解莫曉規程以致選人自詣京都親求解樣往來既苦
已堪憫傷傳寫偶差更當駁放伏見禮部貢院逐年先書
板榜高立省門用示舉人俾知狀樣臣欲請選人文解委
南曹詳定解樣兼備錄長定格取解條例各下諸州如禮

部貢院板樣書寫立在州縣門每遇選人取解之時各准條件遵行仍依板樣給解

漸治論

臣聞天地之道起於漸夫以天之高畜雷霆之威雨露之惠覆於萬物必從漸而生以地之厚負江海之慈淮濟之潤載於萬物亦從漸而長況人者無天之功乏地之力勞方寸之心豈可急速而治天下也惟我后膺圖履運握鏡臨人蘊勤儉之風秉宏厚之德內無耽翫外絕奢華信任股肱委仗將帥自有仰成之化固多定亂之功今者所以

尚撓聖懷親勞御札者何直以庫藏稍虛士卒微惰使天威之莫震令王化之未敷此則非臣下之無謀豈君上之有過蓋承僞廷之困弊遇數歲之亂離今國家宜靜以圖功不可躁而取失或欲急徵暴斂則百姓愈逃或以峻法嚴刑則三軍益叛莫若制治於未亂求安於未危者也凡止亂危者應上元則以好生惡殺爲心接諸侯則以含垢匿瑕爲念夫如是卽水旱無繇而興干戈何門而動也考諸政教則禮樂咸在刑賞具存任四輔提其綱遣百司舉其目必見梯航常貢士馬日精所謂強其幹而弱其枝深

其根而固其蒂於是天地有清和之氣星辰無謫見之災
可以薄賦恤萬民足以虛懷馭羣后或思正名於中夏問
罪於殊方人皆同心兵必戮力寰區既定帝道自隆濟元
首爲睿聖之君列四輔作賢明之相主則社稷無患臣則
子孫永安此則顯漸之功見治之驗矣

張鑄

鑄字司化河南洛陽人梁貞明三年舉進士歷殿中侍御
史仕後唐累遷考功郎中晉開運二年改祕書監轉右庶
子分司西京周廣順初入爲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顯德三

年授檢校禮部尚書入宋建隆四年卒

請災異依故事奏

欽若天道聞諸堯舜之朝敬授人時乃自殷周之代能消災異而致福祥自兵興以來多失本朝故事不拘典法有誤修禳承前日月薄蝕百官皆合守司星象有差九重亦當避殿以明減損式示恭虔信守國經何虧聖德自此或乾象謫見凡關災異請依故實令百官守司陛下御便殿減常膳准令式遵行

請省新戶科徭奏

臣聞國家以務農是本勸課爲先用廣田疇乃資倉

闕二字

竊見所在鄉村浮居人戶方思懇闢正切耕耘種木未滿於十年樹穀未臻於三頃似成產業微有生涯便被縣司繫名定作鄉村色役懼其重斂畏以嚴刑遂捨所居卻思他適覩茲阻隔何以舒蘇旣乖撫卹之門徒有招攜之令伏乞皇帝陛下明示州府特降條流應所在無主空間荒地一任百姓開耕候及五頃已上三年外卽許縣司量戶科徭如未及五頃已上者不在搔擾之限則致荒蕪漸少賦稅增多非唯下益蒸黎實亦上資邦國

邊歸讜

歸讜字安正幽州薊人仕晉累遷右散騎常侍漢初厯禮部刑部二侍郎周廣順初遷兵部戶部二侍郎擢尚書右丞樞密直學士轉左丞尋爲御史中丞入宋乾德二年卒

請禁使臣騷擾館驛奏

臣近以宣達絲綸經過州縣切見使臣於券料外別要供侍以紊紀綱亂索人驢自遞行李挾命爲勢凌下作威或付應稍遲卽便恣行打棒旣遭屈辱寧免怨嗟天聽未聞無處披訴伏乞潛令察訪兼便明降指揮官吏祇供亦須

精細使臣取索嚴示戒懲庶息煩苛漸期開泰者

請諸道舉精加考試不得濫送奏

臣切見每年貢舉人數甚衆動應五舉六舉多至二千三千既事業不精卽人文何取請勅三京鄴都道州府長官合發諸色貢舉人文解者並須精加考較事業精研卽得解送不得濫有舉送冀塞濫進之門開興能之路

請禁無名文書疏

臣伏見諸處有人拋無名文書及言風聞訪聞之事不委根苗接便追擾旣非責實多是構虛窮理本之有傷瀆化

源之無益遂使貪吏狡吏蓄私憾以讐人讒夫佞夫扇狂
言而害物請明行條制庶絕罔誣其受納獄訟直須顯有
披論具陳名姓卽據理詳按無縱舞文其無名文書及風
聞訪聞並望止絕不得施行俾存欽卹之風不失含宏之
體